

壮志未酬 血洒边疆

记瑞籍抗日防空先烈林联芳

何光明

笔者承林友顺先生的协助，依民国乙酉年(1945)《西河郡林氏宗谱》记载的瑞中学生资料，结合家属访谈，委托热心人士提供资料，积累成文，还原史实，以慰藉英灵。



雷允飞机制造厂遗址

从小酷爱骑马 志在驰骋疆场

林联芳(1922年10月16日至1942年3月18日)，出生于上望街道林西村林氏望族房三。父亲贡生定煦，字溥煦，又字咏裳，凭经商贩盐业糊口，拉扯大五子八女。他注重培养子女的健全人格，常以身作则，救济贫困族人，得到里人的尊敬，子女们在这样的儒商家庭环境中成长，成为各有专长的人才。

兄弟排老三的联芳，上有二位兄长，下有两位弟弟。大哥联注、二哥联楸、四弟联箬、五弟联

邦，分别在教育、医学、纺织等领域均有建树。联芳从小性格刚烈，思想进步，爱武术，抱不平，喜骑马。1940年7月，他毕业于瑞安中学初中。

这届学生考入瑞中时，正值卢沟桥事变。1937年9月，瑞中师生及社会爱国青年筹建了“瑞安战时青年救国服务团”(简称“青救团”)，旨在组织各界青年从事抗日救亡运动。学生又自发组织宣传队，演讲抗日救亡道理，大唱抗战歌曲，激励师生及民众抗日救亡的决心。

林联芳熏陶在热血沸腾的环境中，积极地投身于抗日救亡的热潮。为了日后投笔从戎，奔赴疆场，他和二哥联楸及诸多同学积极响应王锡涛校长“骑马锻炼身体，尚武报国”的倡导，常在星期天或下午放学后，骑马疾奔在愚溪、本寂寺、探花楼、东山上埠、金丝路、沙塘底等地锻炼身体。

据已故的瑞中老校友孙师敬先生回忆：“青年人大都喜骑马，因为骑在马上能享受波涛汹涌直前似的乐趣。”

防空学校毕业 担任电台台长

1940年下半年，联芳放弃继续升学的机会，抱着抗日救国的热情，于当年7月报考中央防空学校电台专业，决心从戎报国。

在一年的学期内，他上课认真听讲，刻苦学习专业知识，很快就成为学员中的佼佼者。1941年学业期满时，他作为尖子生被选派为远征军人。

同年12月，联芳随中国远征军开赴缅甸战场，到达边境时调任中央防空无线电台奎元支台台长。

奎元(原译音，现为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瑞丽市弄岛镇雷允村)，是位于云南边陲一隅的一个少数民族村，与缅甸仅一河之隔。

1940年，日军为封锁我国唯一的抗战输血管——滇缅公路，对滇缅公路沿线及军事设施大

肆轰炸，雷允自然成为轰炸主要目标。4月26日和10月26日，一直远离抗战硝烟的雷允中央飞机制造厂突然遭到了日机两次轰炸。

雷允地势开阔，缺少防空力量，10月26日，遭到27架日军轰炸机的轮番轰炸，飞机制造厂损失惨重，死伤员工和家属近200人。此后，仍屡遭日机轰炸。

为加强飞机制造厂的保护，雷允增设防空指挥部，专门从贵州调来一个高射炮排。据飞机制造厂警卫官程先登先生回忆：“警卫大队是一个营的架子，共有军官二十余人，除一个中队长是湖南人，我是云南人外，其余军官都是蒋介石的浙江同乡。从这一点可以看出，蒋介石对飞机制造厂十分重视。”

也许林联芳调任中央防空无

线电台雷允(奎元)支台台长，与他是浙籍军人有关。

林联芳接任后，充分发挥其专业能力，做了周密的防空监视哨位的安排，雷允飞机制造厂防空力量明显加强。

1942年2月，“飞虎队”在接到地面防空哨发出的敌机入侵信息后，在雷允上空击落两架日军飞机，痛击了日机的嚣张气焰，大鼓抗日人心。因此，防空哨所也成为日机空袭的主要目标。

3月18日，日机又一次入侵，对位于飞机制造厂东北角的监视处电台进行了致命地打击和扫射，坚守电台岗位的林联芳英勇献身，时年20岁。

他是浴血奋战在抗日防空第一线的第一位瑞籍英烈，为了维护国家与民族的尊严，壮志未酬，血洒边疆，尸骨未归。

噩耗遥传乡里 老母拒领恤金

据现居周杏林锦葵(林联芳嗣子)老先生回忆，每到祭日祖母常提起，当年国民政府曾上门慰问其家人，递上阵亡“荣哀状”，同时送上抚恤金2万银元。但是，祖母难以接受这一噩

耗，拒绝接受抚恤金，说自己的儿子命大死不了。

然而，祖母一直到死也未能盼到三儿联芳从抗战前线回来，家人也一直不知其魂归何处。

直到新中国成立后，因历史

原因，家人也不敢提什么中央防空学校，什么电台台长等。“荣哀状”也不见踪迹，就连几修宗谱，再也没有续录。

至此，林联芳为国捐躯的历史也被尘封。

追忆我的父亲 秦晓霞

秦佩英

1938年10月，武汉保卫战硝烟之中，出现过一位英雄，他就是国民革命军九十四军一八五师五四六旅上尉副官，瑞安籍抗日军人秦晓霞。

毕业后选择参军

1938年5月，秦晓霞毕业于上海体育专科学校。之后，在南京江宁区东流镇小学任校长。他面对国土沦陷，日寇的铁蹄，毅然选择参军。当时，受抗日名将朱炎晖的感召，背着妻儿，奔赴武汉抗击日寇。

10月，武汉保卫战接近尾声，形势十分严峻。日军集结25万兵力，兵分5路，从东南北三方以半包围态势进攻武汉。10月21日，为掩护主力部队转移，五四六旅奉令阻击武汉外围金牛地区的日军，部队分乘4辆火车，先后至贺胜桥，到达金牛地区。于七顶山(又称七尖山，现为黄

石市马鞍山)、三角山、雷打山，构筑预备阵地，阻击日军。

10月25日，在细雨纷纷中，日军出动了21架飞机，对五四六旅驻守的阵地狂轰滥炸，另30余门重炮，战车百余辆向阵地进行摧毁性攻击，还施放了毒气弹。五四六旅所在的七尖山阵地多被摧毁，人员伤亡甚多。

当日上午9时，敌军即以步兵约一个联队冲锋，五四六旅旅长朱炎晖指挥部队在逆境中绝地反击，几次逆袭日军。敌人暂时退去。

战役中临危不惧

之后数天，日寇飞机不断往阵地倾泻重炮、毒气弹。朱炎晖虽然负伤仍沉着指挥，秦晓霞紧随战斗，牵制敌人，官兵协力抵抗，死守阵地，致敌军伤亡惨重，掩护了国军主力撤退。

在一个多星期的阻击中，日军不断增加兵力，轮番猛攻，阵地弥漫着血雨腥风，战斗十分惨烈，官兵们都打红了眼。因为双方武器悬殊，阵地被敌军重重包围，全旅将士死亡三分之二。

此时，身先士卒的朱炎晖不幸身中数弹，血流如注。眼看受伤的旅长陷入敌手，危急时刻，五四六旅上尉副官秦晓霞挺身而出，

不顾自己的生死，组织警卫班对敌发起反击，拼死从敌阵中夺回朱炎晖，他背起满身鲜血的朱炎晖，一面引军撤退。约300名官兵撤退到湖北藕池口，朱炎晖伤重不治身亡。

官兵们将朱炎晖的棺木藏放在一座小寺庙旁，托寺庙爱国僧人褚如宾看护。武汉失守，日寇遍寻朱炎晖遗体，最后竟开棺鞭尸，撒抛尸体，还残忍地杀害了褚如宾等和尚。

秦晓霞在此役中临危不惧，果断、勇敢、沉着，维护了军人的尊严，民族的尊严。战后，师部给予他褒奖。

我以父亲为傲

我的母亲生前在“文革”后多次提起，父亲打日本人时立了功，部队奖给他一面大锦旗，上面有“抗日英雄”四个大字。

遗憾的是，这面代表荣誉和军功的锦旗，在特殊年代被母亲洗去了上面的四个大字，给孩子们做衣服了。

2013年5月，母亲在去世的前一年，还回到父亲的老家，向亲戚们打听相关朱炎晖的消息。

母亲在世时，几次说起，父亲告诉她，身背朱炎晖浑身是血的情景。相信

这是他此生永不磨灭的记忆。

在残阳笼罩的天帷之下，父亲秦晓霞背着身负重伤、奄奄一息的抗日名将朱炎晖，背着他的战友，在战火纷飞中蹒跚前行。

如今，穿过77年的沧桑岁月，我们还能知晓，父亲在危难之际，也要把朱炎晖从敌阵中夺回来，哪怕他牺牲了，也要将遗体带回来，交给他的亲人。

敬爱的父亲，我以您为傲！您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！